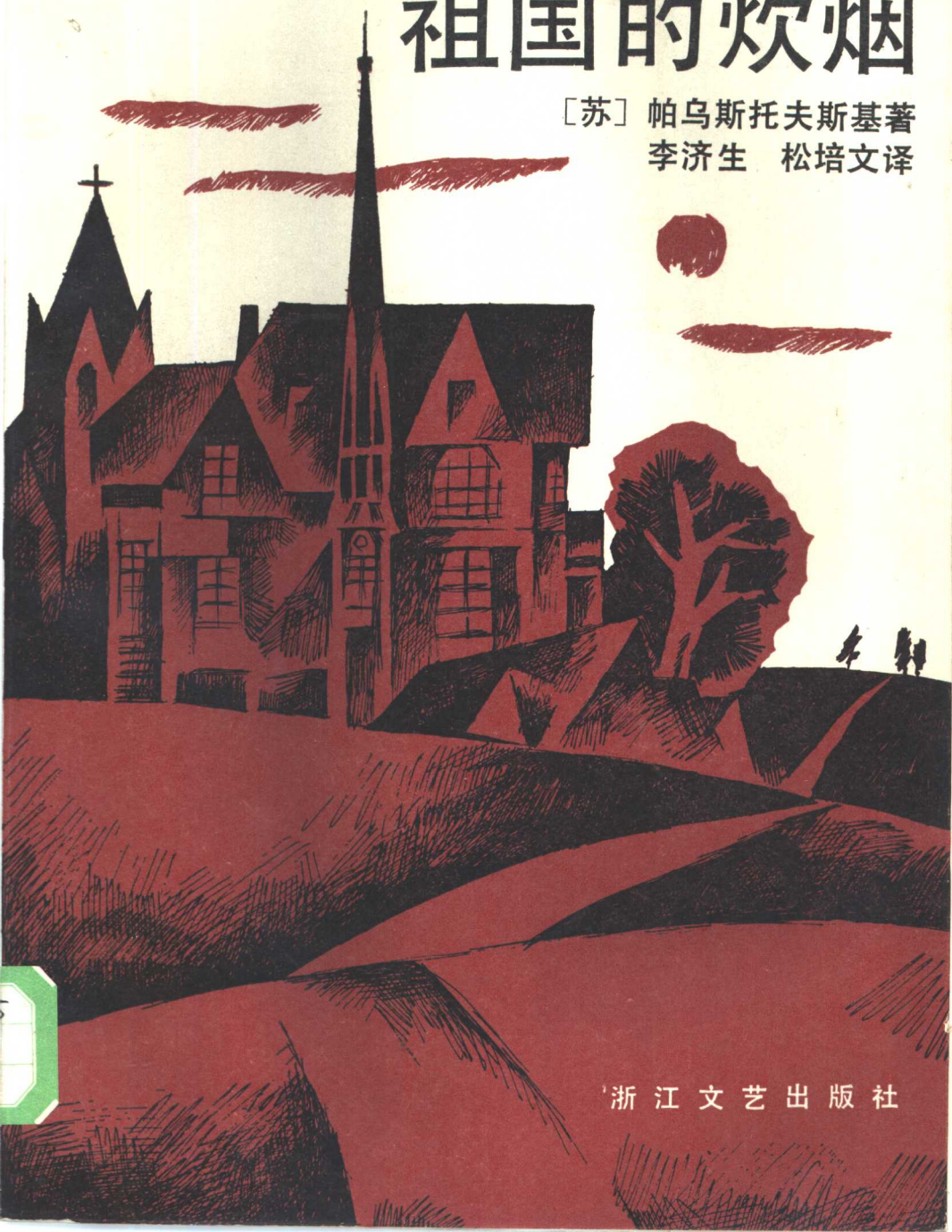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SULIAN DANGDAI WENXUE CONGSHU

祖国的炊烟

[苏] 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李济生 松培文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 032 6376 1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祖国的炊烟

〔苏〕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李济生 松培文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李醒东

К.Г.ПАУСТОВСКИЙ ДЫМ ОТЕЧЕСТВА

据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Москва, 1981年版译出

祖国的炊烟

〔苏〕帕乌斯托夫斯基

李济生 松培文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8,000 印数00,001—3,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96 定价: 1.75 元

译者序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被称为“当代抒情散文诗人”、“文学和语言艺术大师”、“卓越的文体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抒情浪漫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同时代人人为之倾倒。

帕乌斯托夫斯基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相逢的船只》。1916年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1929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闪烁的云彩》。1932年问世的《卡拉—布加兹海湾》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成名之作,这部中篇小说使他成为苏联文坛的“后起之秀”,并被誉为“天才作家”。从此他逐渐进入创作成熟期,开始克服早期作品中追求异国情调、充满幻想的倾向。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热爱生活、满怀激情的多产作家。三十年代发表了《柯尔希达》、《黑海》、《查理·隆谢维尔的命运》、《湖滨防线》、《猎犬星座》、《奥烈斯特·基普林斯基》、《伊萨克·列维坦》、《北方故事》、《塔拉斯·谢甫琴科》、《梅肖尔地区》等中篇小说。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相继出了《森林的故事》、《英勇的东南方》、《春风》、《金蔷薇》、《祖国的炊烟》,以及剧本《莱蒙托夫中尉》、《我们的同时

代人》等作品。此外，还发表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1945至1963年间他的百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分六部先后问世。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者的生活经历，是作者的创作历程和道德探索的全面总结。作品的语言艺术和创作技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祖国的炊烟》是帕乌斯托夫斯基较后期的作品，于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前（1944）写成，因手稿遗失，直至1964年才发表。这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生活态度和斗争精神的长篇小说。全书分两部。第一部反映了三十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和平建设生活。第二部描绘了他们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

女演员塔季雅娜·安德列耶芙娜、画家维尔梅里和帕霍莫夫、文学评论家施韦采尔、作家罗巴乔夫和大学生尼娜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辛勤地工作着。他们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钻故纸堆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而是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进行创作。他们从不夸夸其谈，故作姿态，而在关键时刻，他们那高尚的品格、优秀的情操和牺牲精神却表现得十分突出。

小说的第二部描写了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祖国处于危急之中。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苟且偷安，而是迎着战火硝烟，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他们深知，没有祖国，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

小说不但深刻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们的生死观、道德观，表现了他们对待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祖国的正确态度，提出了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

的重大问题。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精辟地阐明了这样的主题思想：脱离时代，脱离祖国和人民的共同生活，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个人生活的；离开人民利益和祖国独立自由的个人幸福，无异于海市蜃楼。

最后，主人公们和全国人民一起，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和祖国的解放。幸存下来的人们又为恢复祖国的经济和重建被毁的家园而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在斗争中重新团聚。

这部作品发表后，深受读者喜爱。评论家伊戈尔·佐洛图斯基写道：“这是一本描写祖国、描写俄罗斯土地和民族艺术的长篇小说，是一本描写忠实于所爱之书，是描写善良之书。善良具有净化灵魂的力量，人们为之倾倒……书中的主人公是按照善良的法则生活的。他们自己就是一些善良、亲切、美好的人。相互信任和对艺术的热爱象一条纽带将他们紧密地结合起来……震动世界的事件是在幕后进行的……”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歌颂了他们的赤子之心。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书中刻画的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作者很象是这些人物中的一员，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事实正是如此。作者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奋战在最前线。因而，作者是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塑造小说主人公的形象的。不论是演员、画家、文学评论家、学生，还是红军指战员，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构成一个严整的大集体，从事着共同的事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塔季雅娜热情、善良、纯洁、真挚、乐于助人，她的外表美与内心美是如此和谐一致，以致她周围的人觉得“她生活在人世间，就象普希金

的诗篇，象明丽的晴空，象苹果树的芳香，象大地上一切有魅力的东西一样。”拉蒙临死前对她发出由衷的赞叹：“您是光明！”的确，她的形象光彩照人，给人以美的享受，给人以前进的力量。她所爱的帕霍莫夫却又是那样质朴、憨厚、谦虚、可靠。他的魅力在于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那么好。他能发现别人的优点，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从中汲取力量，就是从不想到自己。维尔梅里直爽、急躁，对人对自己都很严格，还有点嫉妒。他孤身一人，将自己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艺术事业。他精力充沛，生活目的明确。他的好友施韦采尔却是个好动而不安于现状的人。他不满足于家庭安乐窝的平静生活，总在不停地追求、探索，不断地分析、解剖自己。他有高度的进取心和事业心，但感情比较脆弱，经受不住严重的打击。罗巴乔夫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作家，他总是在追求美好的东西，以作家特有的目光来观察周围的事物，具有深刻的分析能力。他爱好幻想而又有务实精神，热情饱满而又能自我克制，他从不爱惜自己，却总在关心别人……这些性格互不相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是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决定着他们的一切言行，决定着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因而，他们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去经受一切考验，去关怀周围的人们。他们关心别人，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更不期望报答。罗巴乔夫无微不至地照顾玛丽雅，但却象害怕火似地害怕对方感激他。他宁肯让她把这种关怀看成是“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的怪异行为”。塔季雅娜两次救了施韦采尔，却不愿对方提及此事。他们做好事是出于自己的

性格，出于内心的需要，这就象饥思食、渴思饮那么自然。他们性格的魅力和心灵美也正在于此。不错，他们并没有建立什么卓越的功勋。既没有在枪林弹雨下冲锋陷阵，也没有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他们既非英雄，又非圣贤。他们也曾有过胆怯、彷徨和软弱的表现，但却敢于解剖自己，认识缺点，严加改正。他们憎恨虚伪狡诈、吹牛浮夸，憎恨用漂亮的言词掩盖丑恶的行为。是的，他们都喜欢回忆，爱好幻想，但决不允许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对美好的事物装聋作哑，对丑恶行径听之任之。在人生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永远是他们自己。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平凡的脑力劳动者，是最普通的职业的代表人物，热爱生活，热爱工作，追求幸福，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就产生于这种热爱和追求之中。在严酷的战争时期，他们依然怀着对生活、对事业、对祖国的热爱投入战斗。他们既不大喊大叫，也不高谈阔论，只是用自己的行为证实着自己的性格。毫无疑问，作者笔下的正面主人公体现了作者心目中的做人标准和理想。而这种理想又是主人公的生活的道德规范。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言行表达出自己的生活理想和道德标准。作者和他的主人公一样：满怀激情，维护正义，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事物，不断地追求、探索，喜欢幻想，并能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理想进行斗争，从而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和进步。他们终身都在为保卫和发扬美好事物，为揭露邪恶行径，为争取全人类的幸福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感人，不仅由于他熟悉生活，了解自己的人民，还在于他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和深化现实主义的同时，还采

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描写时代悲剧和严酷的现实时，我们深切感觉到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已在想望和追求美好的未来了。在现实生活中，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人民在流血牺牲，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展现了幸福的明天、胜利的欢乐和茫茫黑夜中透露出来的曙光。不论是塔季雅娜看见列宁格勒的姑娘们用冻得通红的手擦去气球上的积雪时，还是帕霍莫夫看见滚滚铁流中的战士们那刚毅、粗糙的面孔时，或者是西班牙女诗人玛丽雅在飞驰的列车中眺望辽阔的俄罗斯土地时，他们都感到、并深信未来是美好的，胜利和幸福必然会来到。就拿施韦采尔神经失常后所讲的那一段疯话来看，听着他，使你的心灵震颤，使你的精神振奋，而绝无半点气馁和绝望。当他从炸毁的房屋中捡回一些破烂受到维尔梅里的指摘时，他说的那段话，乍听起来，似乎是疯话，可是，它反映了人民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表现出何等刚毅的精神，何等坚强的信念啊！这是一颗赤子之心的自白！在极其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他步履蹒跚，奄奄一息，但是在他心中理想和希望之火却在熊熊燃烧。作者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严峻的现实和诗的意境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手法之高超，不能不令人叹服。评论家赫尔梅尼茨卡娅写道：“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抒情的，有时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他能将两种似乎不相容的体裁——描写时代的广阔画卷……与散文诗非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作者通过‘奇异的结晶体’去观察世界，而且还在于主人公……诗意地去领会周围的事物。”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苏联文学评论界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语言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赫尔梅尼茨卡娅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作品中深思熟

虑地推敲每一个词，使它接近诗的语言……词的挑选和排列经常是以诗的严格要求为依据而进行的。他正是从诗的源泉中吸取诗意的联想……”列维茨基认为：“……他的作品力量正在于经过仔细斟量过的绝对精确性之中。他观察得精确，表达得精确，并能找到唯一能精确表达的词语。”又说：“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文体家，他对语言和词句问题特别敏感。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高尔基留给我们文学界的传统。”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作家要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他认为：“写作要求很广的、不断增长的文化……。没有很高的文化，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很广阔的世界观和有益于发展的、鲜明的、深思熟虑的生活立场。如果不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有觉悟的立场，那他能算什么作家呢？”“作家的学识越广，懂得越多，那么，他陷入偏见、保守、目光短浅和狂热症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这些东西都会歪曲对现实的描写……”他最后说：“如果说，一般性的文化能扩大作家的知识领域，那么，专业文化就能丰富他的表现手法，使他的观点和描写方法更趋完善。要经常不断锻炼自己的文学‘肌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帕乌斯托夫斯基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和美学价值，这是与他的世界观、对生活的信念、艺术气质、渊博的知识、运用语言的高超技巧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分不开的。他为文学艺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

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对作品理解不深，在翻译过程中，

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切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济生

1984年8月

作 者 的 话

1944年，大约在卫国战争结束前一年，我写了一部不太长的小说，叫作《祖国的炊烟》。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却在当年相当复杂的情况下遗失了。我手中仅留下一章手稿。

过了很久，即在1963年，我的《遗失了的长篇小说》一书于卡卢加出版。我在书中顺便谈到了三部小说遗失的经过，其中也包括《祖国的炊烟》。该书出版后不久，我便收到一位女读者从喀山寄来的信。她写道，她在国家文学档案馆工作，偶然发现了《祖国的炊烟》的手稿。

我很感激她。一般说来，我们的读者是非常好的——他们

感激作者，又严格要求作者，对我们文学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能迅速地作出反响。

就这样，手稿终于找到了。于是，我决定将这部在档案馆埋藏了二十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在文学杂志《莫斯科》上发表，现又将它编入我这部新出的作品集中。这部长篇是写我们知识分子的，写他们在过去那场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期间的表现，写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他们的勇敢、他们所经受的考验、他们的思想和那些我们称之为“个人生活”的不朽的生活现象；但有时我们也会忘记：脱离自己的时代，脱离祖国和人民的共同生活，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个人生活的。

当然，假如现在让我写一部这种题材的小说，我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作家的视野会随着他所度过的每一年变得更为开阔，而他的文学创作技巧也会受到锻炼。然而，我所发表的这部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见证，作为自己当时的感受和对人、对事的理解的见证，并未作多大的改动。

目 次

译者序 (1)

作者的话 (1)

第 一 部 (1)

第 二 部 (159)

人们想把一切都保存下来——
不论是玫瑰，还是白雪。

赫尔岑

第 一 部

整个冬天顶楼上都没有住人。房内没有生火炉。阳台门下的缝隙处积了一堆干雪。

两间低矮的房间让窗外的皑皑白雪照得通明，老画家尼古拉·根利霍维奇·维尔梅里在租下这两间房时，也象女房东一样，管它们叫“明亮的小屋”。

女房东是个老婆婆，年纪比尼古拉·根利霍维奇大得多。她当着外人不好意思坐在安乐椅上，总爱站着谈话。而站着又很困难。她用手扶着门楣，用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维尔梅里。

维尔梅里一见老太婆，不知为什么就认定她有些耳聋，便大声同她谈话，几乎是在喊叫。别人把她当成聋子，老太婆感到难为情。不过，她也不便向画家说破这一点。

从那时起就形成一种习惯：维尔梅里老是高声喊叫，老太婆听他一叫就张皇失措，答非所问。

“老大娘，我不是一个人住！”维尔梅里叫道。“与我一道从列宁格勒来的，还有一个我的学生，他是年青画家帕霍莫夫，帕——霍——莫——夫！”

“请别见怪，”老太婆喃喃地说。“咱这就生火。收拾一下，再把门糊好。咱们这儿很安静……”

“您贵姓呀，老大娘？”

“咱叫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老太婆慌张地答道。

“这会儿谁都不叫咱的名字。外孙女叫咱‘姥姥’，邻居管咱叫‘老大娘’。咱就这样没名没姓地过日子，这姓名就连咱自己也生疏啦。”

维尔梅里笑了笑，留下定钱，答应在傍晚前搬过来，便到旅店去了。帕霍莫夫还在那儿等着他。

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的外孙女——玛莎，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此刻正坐在楼下的箱子上，用手捂住黑狗的嘴，小狗向着顶楼乱蹦乱窜，朝那位新房客狂吠。它透过长牙发威地吼叫着，呼哧着，抓挠着，可玛莎紧紧地拽住它，低声地劝慰着：

“你这个笨蛋，穆哈！你这个毛茸茸的傻瓜！安静点！”

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对画家的到来并不感到奇怪。他们的古老城市——诺夫戈罗德就在沃尔霍夫河上游，画家们经常来访。

这会儿维尔梅里和帕霍莫夫就是来研究著名画家费奥凡·格列克^①和其他一些古代无名的色彩画师的壁画。维尔梅里打算和帕霍莫夫为列宁格勒新剧院进行壁画创作。他很想让自己的色彩画具有诺夫戈罗德壁画那般明净的色调。这些壁画给人一种印象：画在石头拱门上的人物仿佛要从透明的雾中走出来似的。

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很敬重画家。她的父亲也是一位色彩画家，叫加甫里拉·契尔科夫，曾为彼得堡显贵们的房子的墙壁和天花板绘制彩画。那时已不是拉斯特列里^②的时代了——绘制稀疏的玫瑰花瓣或斧钺、头盔的图案花纹业已取代了有内容的巨幅构图。开始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这是伪造的俄罗斯风格的时期：假绿松石装饰的精致小匣、房顶上的公鸡、马车夫式的服装。沙皇甚至在军队里也规定一种象马车夫穿的制服：裤腿肥大的灯笼裤，折叠式的靴子（好象手风琴）和宽大的腰带。

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嫁给了一个图画教师，她就和丈夫一起来到了诺夫戈罗德城，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得了肺病，很快便死了。他自己塑造了宙斯和狄安娜^③的石膏头像作为“画人像的模特儿”，并对此十分迷恋。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认定，他就是因为吸了过多的石膏粉才得了这种绝症的。

孀居后，她在缝纫学校教刺绣一直到老。革命后她很担心学校会关闭，然而，一切都算顺利，瓦尔瓦拉·加甫里洛夫娜一直工作到领取养老金。

①费奥凡·格列克（约1350—1410年）杰出画家。生于拜占庭，由拜占庭移居俄国。为壁画、圣像画和纤细画大师。主要在诺夫戈罗德和莫斯科工作。

②拉斯特列里（1700—1771年）：俄国卓越的建筑师。

③狄安娜：古罗马女神，被尊为狩猎的保护女神。